

窗前小集

谭支华 著

CHUANG
QIAN
XIAOJI

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眼
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
地方，精神可以到达。

我希望通过一扇窗，让
精神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



NL1029/0984228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窗前小集

谭支华 著

CHUANG
QIAN
XIAOJI

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眼
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
地方，精神可以到达。

我希望通过一扇窗，让
精神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窗前小集/谭支华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668 - 0755 - 7

I. ①窗… II. ①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305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2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我与谭支华不认识，直到我写这篇序的时候，也还只是文字之交。我们的缘分，是校友，是有 110 周年办学历史的韩山师范学院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小谭 2002 年考进韩师美术系，而我，2010 年奉命来到韩师工作。美术系的张玉金老师向我推荐了小谭的这本《窗前小集》，让我为其作序。我看了作者自序和目录之后，答应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谭是一位对韩师饱含深情的优秀毕业生！

作为韩师的校长，推介自己学校的毕业生是一种义务，也为自己学校毕业生的“出彩”而感到无比的自豪。2012 年 5 月，我为地理与旅游管理系的应届毕业生徐雪伟的文集写过序。今年 4 月份，他发来了一篇叫做《筑梦》的散文给我，我才知道，他是凭着这本集子和他优秀的实习业绩，战胜了来自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走进了汕头市潮阳区第一中学这所名校。像小谭和小徐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以自己出色的能力和表现，为他们自己，也为母校争了光，我为他们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虽然杂务纷纭，但花些时间读读学生的作品，为他们写点文字，值！

小谭是粤西阳江人，但与位于粤东的韩师“前世有缘”，

报考志愿的时候他力排众议，包括家长和师友的劝告，填报了韩师的志愿，并如愿以偿成为了韩师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亲友之言，似有偏颇，然亦是好意。吾亦深虑之而志不改。余以此为明智之举，其因有三：其一，韩师历史久矣；其二，学费不高，于吾类极当；其三，虽远省府，然亦避丝竹之惑耳，不失为治学修身之佳境。天遂人愿，是年金秋，吾为韩师一员也。”（《窗前小集·韩师记》）韩园四年的学习生活，也证实了小谭选择之不谬。“韩师虽然偏居一隅，但我这四年时光里并不感到孤独，相反，我觉得百年韩师很有人情味，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情愫会愈来愈浓重。现今，每当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惑，工作中碰到某些委屈，只要回想起在母校韩园遇到的人和事，那感觉像极了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我是毕业之后才体会到‘母校’一词的含义，镌刻于西校门背面的校训‘勤教力学，为人师表’，我会践行一生，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母亲的叮咛。”（《窗前小集·想起了一些人，想起了一些事》）小谭对母校韩师，对教育事业的这种执着深情，令只有三年多校龄的我感动不已，甚至成为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做好韩师工作的一种动力。我想，如果每一个韩师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对母校有着这样一种无怨无悔的情愫的话，何愁韩师不能办好？在小谭的身上，我看到了杰出校友陈伟南、陈其铨、陈复礼、林进华、陈汉士等先生的魁梧身影。这些前辈校友们在韩师读书的时间也就是短短的两年，有的甚至中途辍学，但与母校的情结，这一辈子是愈系愈紧了。在小谭身上，我也看到了后来者的矫健身影。小谭的师弟、2012届的毕业生徐雪伟说：“离开母校时，我的书筐里，放着一把采自巍巍韩山的芹菜，翠色如玉，隐隐有香。我把它带回了故乡，种在了东山上。而潮阳的最高学府，潮阳第一中学，就位于东山山麓。”（徐雪伟《筑梦》）于

是，我想，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精神，在一代代韩师人中凝练而成并不断传承发展的韩师精神。它就像一根无形的红线，连着韩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着一代代的韩师人！从小谭的“昔韩师如陈酿之杜康，醇香透脾；今之韩师，比之尤甚，如初升旭日，穿霾透雾，光芒万丈”（《窗前小集·韩师记》）到小徐的“我坚信，冥冥之中，会有感应。这种感应，来自于学院某一林遮树隐的山居，来自于文祠内徐徐缭绕的烟气，来自于埋头书海字潮之中的那种期待的眼神。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这种感应，将延伸到云天之间，到山水之际”（《筑梦》），描写的都是这种无形而有质的韩师精神。

当然，我喜欢小谭的文章，还因为他跟我很“投缘”。从小谭的《窗前小集》中知道，他“幼喜师道，钦羨传道授业解惑之高节”。而我也“好为人师”，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之后就立志当老师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硕士研究生本可以很容易地选择前程锦绣的仕途，但我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学校。而今教龄已近卅载，一点儿都没有后悔，仍然乐在其中。因而，小谭文集的许多关于“教书”的文章，我很容易读懂，也为这位青年才俊的研究精神和文章的精彩而击节赞赏。他的《徐悲鸿素描体系与契捷恰科夫素描体系的比较研究》是读大三的时候就发表于国家核心期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上的。徐悲鸿研究专家顾平教授当时就对他赞不绝口：“作为一名尚未毕业的本科生，可以把自己的学术文章同名校教授的文章同期发表，其学术素养与文字表达能力可见一斑。”我相信，其他同行也会有同感，会喜欢小谭的这类文章的。

小谭的另外一个“癖好”，就是“好读书”。尽管，他小时候喜欢读书，只是因为读书就可以“不用干农活”，可以偷闲；后来还知道可以“吃国家粮”，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我很喜欢他在文集自序里写的这段话：“罗曼·罗兰说

过：‘与书籍生活在一起，生活是不会叹息的。’说得真好。我一路走来的步履，多么像是这句话的脚注。不敢想象，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如果没有书籍的营养，今天的我又将是如何一番模样。古希腊人是有知识的，但他们更相信命运，智慧之神雅典娜亦复如是。我自称是悲观宿命论者，不敢说知识真的改变了人的命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时光怎么转变，只要有书籍为伴，就永远都有继续前行的力量。”其实，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农村孩子也好，城市孩子也好，缺少书籍的精神食粮，你的人格就一定会发育不健全！我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家里环墙书架，四壁芸签。是书籍，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不然，我就不可能从离小谭家不远的雷州半岛密林里走出来，走上大学讲堂；是书籍，是知识，像粮食一样养育了我们，健全了我们的精神人格；是书籍，是知识，像清泉一样荡涤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慰藉和升华！而因为书读得多，所以知识积累丰富，写起文章来就能够“东拉西扯”，游刃有余。看小谭的文章，尤其是其中一些涉及古代文献和古典美学的文章，如《笔法禅境，书道春秋》、《喜向笔墨觅小诗》等文章，可见其读书之多，功力之深。如果不是有其个人的经历介绍的话，我还以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中老年人。因为读书是一种积累，积累丰厚而后才能应用自如，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小谭还喜欢远足，“向往旅行”，（《窗前小集·自序》），边走边读边写。这也与我的爱好不谋而合。我一生爱书、爱读书，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家中的客厅因为四壁皆书，貌似书房，我便命其名为“行读斋”，虽然真正的书房至今还不见踪影。所谓“行读”者，乃“边行边读，边读边行”也。毛泽东曾经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里我篡改为：“读书是学习，

旅行也是一种学习，边行边读边写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回首我近一甲子的人生旅途，有半个世纪是在读书（包括行读）、写书、教书。今天算是又遇上知音了，因为小谭也好读书，爱旅行。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小谭文集里《敦煌·莫高窟》、《西安印象》等篇什，读之甚有同感。因为在那些地方，我都徜徉过、发呆过。像敦煌，我已经去了三次了，还想再去。因为，敦煌本身，像小谭说的，就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任你去多少次，也读不完它。其中之精神营养，就像是一口无底的深井，任多少代人也汲取不完！

我喜欢读画家的散文，吴冠中、黄永玉、林墉等大师的随笔和散文集都是我的至爱，位列书架的显眼之处。画家们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情趣，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超强，文笔俏皮流畅而极具形象美感，读之令人浮想联翩。小谭也是学美术的，他的散文也有此特点，虽然文笔还不算老练，但也新鲜可爱。其写韩师旧校区教工宿舍的一段，可圈可点：“（西区学一楼的单间宿舍）房间在二楼，与韩文公祠仅一墙之隔，每天清早，外语系的同学们总会在那里读书。我最欣赏的是午后阳光照射阳台走廊的光景，尤其是夏日午后，破旧的学一楼掩映在高大乔木的蓊郁之中，强烈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把伸向阳台的树叶影子投射在地板上，斑驳淋漓，像极了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作品——透亮而富有诗意。”（《想起了一些人，想起了一些事》）我办公室所在的才林楼就在学一楼的旁边，窗外的风景也像小谭描述的那般美好。案牍劳形之暇，我也常常望望窗外的植物、阳光，休养眼神，但就没有体会到小谭这种审美感受，“身在美中不知美，只缘心中没美学”啊！现在读着小谭这段美文，我就有一种向在西校区办公和学习的师生们推荐的冲动：“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可是生活在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作品之中哦。”

哦，我信马由缰地不知道写到哪里了，看来已经离“序”太远了，还是收紧缰绳吧。总之，由于一种校友的缘分，一种人生梦想和生活习惯的投缘，一种文学灵感的冲动，我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妄图作为小谭《窗前小集》的序，还不知道小谭喜欢不喜欢呢！

林伦伦

癸巳龙舟竞渡声中

写于 110 周年校庆的韩师

一本集子一些故事（自序）

—

说不出什么原因，自从我认字开始，就喜欢阅读。

我的老家在粤西农村，因为广湛公路（325 国道）从村口经过，所以也不算闭塞。改革开放初期，沿途的村子里都有人外出营生，其时深圳、珠海是首选，海南次之。

农村的小学，最有吸引力的书就是历史课本，够厚，显得有分量，而且还有插图，我最喜欢看历史书。其次，地理课本也是我不忍释卷的读物，课本中仅有的几张彩图，让我对远方无限神往。如果说历史让我知道了时间更替演进的瑰丽，地理则让我领略了空间延伸扩展的壮美。这种从小因为书籍有限而养成的阅读兴趣，我至今仍然乐此不疲。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粤西小城，已经弥漫着一片喧嚣，大量新奇事物的涌入，使长期寂静的人们变得兴奋狂躁。幸好，在农村还能找到一份田园的恬静。童年的孩子们可以在芳香的田野里奔跑，也可以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那时候我经常和村里的伙伴一起去放牛，其他人都带上象棋、扑克牌、弹弓之类的消遣，而我总是别上一两本当时流行的《故事会》或《山海经》。牛绳子一放，各有各的精彩。

家乡的六月，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光，刚收完早造水稻，十月晚造的水稻马上就要插秧。每到这个时候，学校都会放一周的“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帮忙做农活。我在农忙期间肯定是要做农活的，除了犁田没力气把不住外，其余的插秧、除草、割禾、脱粒样样在行。如若不信，我两个手掌上的老茧可以作为佐证。白天忙农活，晚上就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乡村的夜晚蚊子多，奶奶就用蒲葵扇给我赶蚊子，还嘱咐我要早点睡，好有力气明天干活。有一次看得实在是太入迷了，父亲都已经耙好一亩水田了，回来看到我捧着《三国演义》，对我“哼”了一声。我“嗯”了一声回应。等到父亲吃完早饭，挑起粪箕和母亲准备下田插秧时，看到我还在看“三国”，顿时就火冒三丈，拿起门角的棍子冲过来。正要动手，奶奶从屋里出来，看到我在看书就对父亲说：“你就让他多看一会嘛，你们两个大人多做一些也是应该的啊。”父亲很无奈，出门时扔下一句狠话：“回来再收拾你！”

经过这件事，我意外收获了偷闲，窃喜原来读书还可以不用做农活。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放下泔水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偷懒得一时，闲不得一世。你要想以后都清闲自在，就要真正下苦功读书，争取吃上‘国家粮’。”当时有城镇户口的人、国企工人、学校教师、政府机关人员是不用交公粮的，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是众多农民孩子梦寐以求的归宿。

奶奶的话我当时听来不甚了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一位邻家大叔。那是在流火的六月，为了赶农时，乡亲们都把午饭带到田埂地头，在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大人们都聚在水渠旁边的树荫下，男的抽水烟，女的拉家常，我在水渠里玩水。本来很田园的一派景象，那位邻家大叔忽然很大声地冒出一句：“来世投胎，某某就算做狗也不做农民！”话音刚落，引来大

人们的一阵哄笑，我却在骄阳似火的盛夏打了一个冷颤。

奶奶“国家粮”的期许和邻家大叔的“做狗好过做农民”的悲观叹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神经，也很现实地为我解答了为什么要读书。原来读书带来的不仅仅是乐趣，更令人孜孜以求的是知识能带给人改变命运的力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不尽然，但“知识改变命运”的确是农村孩子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终南捷径。

我爱看书，也爱作文，几乎每一次作文都能得到老师的表扬，成为在全班朗读的范文。这让我非常自豪。在小学到高中十二年漫长的学校教育中，我遇到了几位同样热爱阅读的老师，也正是有了他们在不同学段的引导和鼓励，才让我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把读书带来的乐趣和力量与读者分享。

小学写记叙文，老师强调了“观察生活”的重要性。这一点和我后来学习绘画时老师主张的方法一致。有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教记叙文写作时曾经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六要素是记叙文的基本架构，而生活才是文章内容的核心，要想赋予文章灵魂，自己首先就要做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有心人。此乃金玉良言也。中学写议论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写法被奉为不二架构，大多数语文老师都会建议学生按照这一架构完成作文。用一两句话提出问题，再引用一大堆的事例分析问题，最后又是一两句话解决问题，美其名曰“龙头凤尾猪肚腩”，但我中学时遇到的一位语文老师却将此法斥为“八股遗毒”。他对作文的见解可以概括成三个词：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咬文嚼字，这三个词重在强调文章的立意、叙述、修辞、润色等方面的新意，不使其落入人云亦云的俗套，成为千篇一律的八股。两位老师的教诲，我至今受用。有心的读者会从我的文字中看出言之有物的写实，也能听到不平则鸣的呐喊。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家学为零，也谈不上师承，因此不敢钓誉文质彬彬，还好也不算野。我的农村生活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结束。上大学之后，家乡也逐渐被开发，本来村里的水田旱地就不多，许多人趁势洗脚上田，户口也由农转非。当下粤西农村人们的生活，即使不是吃“国家粮”，至少也比二十年前过得清闲自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而立之年顾来路，我曾经为逃避做农活而读书，如今已为人师七载有余，天天与书为伍，为教书而读书，个中况味，又有几分是奶奶生前所愿的清闲自在呢？更多的是生活催人罢了。多少年没有那年农忙时打冷颤的感觉了。邻家大叔也已含饴弄孙，水渠里玩水的少年，写有一篇《回乡散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物是人非的慨叹，也为当下农村的凋败而反勾起曾经农忙时的红火。

罗曼·罗兰说过：“与书籍生活在一起，生活是不会叹息的。”说得真好。我一路走来的步履，多么像是这句话的脚注。不敢想象，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如果没有书籍的营养，今天的我又将是如何一番模样。古希腊人是有知识的，但他们更相信命运，智慧之神雅典娜亦复如是。我自称是悲观宿命论者，不敢说知识真的改变了人的命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时光怎么转变，只要有书籍为伴，就永远都有继续前行的力量。

二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写我的求学时光，二是游记，三是读书札记。因为我有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故乡的人和事时常会浮现在脑海中，我将美好的回忆和当下生活的困惑作一个调和，渐渐地就成了文字。《回乡散

记》、《龙舟情》、《九四春秋化星辰》即此类。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现在书籍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小时候能读到的好书有限，不曾留记，长大后有机会补上，总想表达一番感慨，也就成了札记。《读〈另一种回忆录〉，敬悼季羨林先生》、《今朝风日好，最近读董桥》、《原来作者是陈之藩》为此类。虽然游记收录较多，但也只是我游踪的一部分，并不是我的全部旅程。

我自认字开始就爱看书，无解也。稍长，即向往旅行。有两个诱因：一是村口的广湛公路，二是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小时候没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雄心壮志，就是想着未来有机会将历史、地理课本上说的人文故里、名山大川都走一遍。每当想法冲动的时候，我会来到村口，望着往来的汽车，盼望着有哪位热心的司机叔叔能捎我一程，带我去远方。这个天真的想法在我心里积攒了很多年，一直没能成行，不是因为年纪小，而是因为没有盘缠。

第一次远行是在高中一年级。初中毕业有同学去湖北黄冈读中专，我请假专程北上看望。从村口坐汽车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坐汽车到黄冈。这一次远行，其体会如陆游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地理书上写得再细致迷人，毕竟是纸上春秋，若想真正领略各地的山川名胜、民风习俗，除了像徐霞客那样身体力行，别无他法。那种在路上的快感，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因为喜欢远行，我跟火车、铁路结下了深厚情谊。从广州到北京，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中间的武昌、郑州，东西南北中的铁路都有我走过的身影。有趣的是，我曾多次在广梅汕铁路与京九铁路交汇处的龙川车站乘火车去南京，居然有两次在黄山车站碰见同一个乘务员，她居然也认得出我。我跟她打招呼聊天，她问我为什么老爱去南京，我答南京六朝金粉，钟灵毓

秀，想沾点灵气。我好奇她为什么也能从熙熙攘攘的旅客中认得我，她答我两次出行都是背着一个土黄色帆布包。我惊讶于她的观察力。土黄色帆布包是我上大学前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我背着它走了大半个中国，里面藏有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曾经有友人问我：“你那么喜欢南京，为什么不见写有专门的游记？”

我说：“昭明太子所辑《文选》一书，不知让多少文人墨客黯然失声，我一介布衣，岂敢置喙。”

“那你为什么又写西安和太原？”朋友又问。

“因为我是农民。我跟黄土地有天然的亲近感。”我如是回答。

友人听完哈哈大笑，笑我诡辩。

我的旅行就是圆梦，圆童年从课本上编织起来的梦。《西行漫记》、《桥的那边有一棵黄果树》、《在阳朔，聆听一首山水田园的牧歌》等篇章，都是记述我的圆梦之旅。因为神往已久，所以写起来颇像是跟老友故知的无拘闲聊，不讲章法，只谈心灵感受。

集子里有几篇用文言写的小记，难登大雅，然而文章里的故事却让我倍加珍惜。《韩师记》为我入韩园求学写的第一篇文章。有一百年历史的韩园古朴清新，又是为纪念“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而命名，我素来钦赞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用古文写，是想向一千多年前谪守潮州的先贤致敬。《与主事者书》是我毕业时的求职信，有几分牢骚，有几分倔强。这封以文言写的求职信得到了时任我现工作学校的教育顾问曹杜荣先生的赏识，随即电告我前去面试。见面相谈读书作文，甚是投缘。曹老早年求学于中山大学，受教于容庚、商承祚等国学名师，毕业遇“文革”爆发，自此在中学任教至退休。退休后受聘于多所中小学，致力于中华诗词的推广教育。

我非常庆幸能在工作中遇到曹老这位恩师，尊师不但教我作诗填词，还教我为人道理，他的仁厚和朴素，常常让我肃然起敬。我有想过把问学于曹老的如沐春风般的感受写成文字，但一想到恩师的淡泊，又怕自己粗拙的文字坏了曹老与我师生之间清淡的忘年。如此，就由《与主事者书》这篇小文为契，督我践行恩师“教书育人比的不是文凭，而是水平”的教诲吧。《泉林山庄记》为即兴之作，读者不必较真，但也望释充数之嫌。

三

2006年临大学毕业之际，我有过将自己在韩园写的文字结集出版的想法，取名“跬步集”，自序都写好了，后因出版经费不济而搁浅。今日旧梦重温，仍想以“跬步”为名，但上网查询，发现已经有多人使用，虽然出版时间均在2006年之后，但是为了避免雷同，我还是决定重新为集子命名。集子虽然更名，但是当年的那篇自序我仍收录进来，那篇一气呵成的序言，每次读来都为自己彼时天真无邪的想法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感动。

想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觅得一个既有个性又不失内涵的书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有想过取“三叶集”，宗白华先生很早已经使用；考虑到集子里的文章多为游记和读书札记，所以也想过用“游思集”。想法甫一涌现，好不兴奋，后经查询，才发觉自己是如此的孤陋寡闻，大名鼎鼎的泰戈尔就著有一本《游思集》，实感羞愧。

为了取一个书名，我多次在临窗的书桌前思索。在一个旭日临窗的清晨，晨曦透过纱窗柔柔地洒在书桌凌乱的手稿上。我一边整理手稿，不时也望一下窗外的美景，灵感不期而至，

“窗前小集”由此而来。回想我写作的书桌，总是依窗而列。大学住的宿舍，推窗可见韩文公祠，每天清晨听见的不是欢快的鸟语，就是同侪琅琅的书声，极有意境。现在的书房，窗外是南国水乡的河涌，枕水而居的人家，朝夕也偶见炊烟。记得法国文豪雨果说过：“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精神可以到达。”我希望通过一扇窗，让精神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如今，我将散落在书桌上的手稿结集付梓，希冀成为通向远方的铺路石子，也可以作为我十年来在文字与艺术之间游走前行的、一行小小的印记。

是为自序。

2013年5月8日于小榄